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4.11.002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赵联飞,徐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原理与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17-129.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4.11.002.

Citation Format: ZHAO Lianfei, XU Wei. Principles and paths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1):117-129.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4.11.002.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原理与路径

赵联飞^{1,2}, 徐威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文章通过收集、整理知识体系研究领域的国内外文献, 厘清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 进而提出自主知识体系的分析框架, 梳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 总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环境与路径。首先, 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议题, 提出了从实践、历史和主体三个维度理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分析框架。其一, 实践维度强调知识生产根植于具体社会实践之中, 不能简单地全盘接受或直接废弃既有的西方知识体系, 而应在实践中检验这些知识是否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 其二, 历史维度揭示知识体系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演变过程, 应尊重历史文化传统, 并通过对外来知识的批判性吸收与本土化改造, 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 其三, 主体维度关注知识生产者和应用者在特定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自主性和独特性, 应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路径, 平衡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并从知识生产、知识评价和知识体系构建的角度剖析了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内涵。其次, 提出了知识体系自主化的发展过程, 并以此回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最后, 文章认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面临全球化和路径依赖的双重挑战, 基于本土历史与实践、打破路径依赖、促进中西方学术交流、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全球化传播构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核心路径。

关键词: 中国; 自主性; 知识体系; 实践性; 历史性;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25)01-0117-13

2022年4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2]。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的现代化, 也是文化、思想、科技等领域的全面现代化。要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显得尤为关键。知识体系不仅承载着国家的文

作者简介: 赵联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调查与数据处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unicopku@pku.edu.cn; 徐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

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国家实现文化自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不言自明。

一、文献回顾

(一) 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

以往对自主知识体系内涵的讨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主性的内涵;二是知识体系的内涵。学者在多个学科、多个层次和多个视角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大部分探讨将自主知识体系分解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三个子体系,并在各个子体系内探讨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1. “三大体系”之间的关系

按照“三大体系”的划分,知识体系包括由科学研究若干领域或分支构成的“学科体系”,由学术活动若干基本要素或环节构成的“学术体系”,以及由言语实践若干要素构成的“话语体系”^[3]。学者认为“三大体系”以“研究事物性质、特征与规律的”学术体系为基础,通过形成“共享一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特定的学科体系,从而发展出“可沟通可传播、可分解可整合、可应用可转化的”话语体系^[4]。

2. 自主性的内涵

自主性则意味着摆脱本学科被其他学科支配与其他国家理论所支配的能力^[5]。从知识体系构建来看,自主性体现在多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指导理论的自主性^[6];二是在体系建构层面,包括知识生产体系、内容体系、应用体系和评价体系的自主性^[7];三是在基础实践层面,研究主体具有独立性、主体性和反思性,依据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建构不同于他者的理论体系,包括特有的概念、范畴、命题、理论、方法和话语^[8],以及坚持实践导向,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7]。

3. 知识体系的内涵

从建构主义角度来看,所有的知识都是地方性的^[9-10]。因此,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视角为理解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知识是在偶然的、一定地域、一定学科或文化环境中产生的^[11],是一种情境性知识^[12]。在讨论地方知识体系和全球知识体系的关系时,特恩布尔指出,对知识体系的跨文化理解的必要条件是不将西方知识体系视为理性或客观的定义,而是地方性知识体系的一种变体^[10]。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批评“全球性理论”(global theory)时指出,文化无法在一般层面上理解,因为知识包含特定的地方背景所形成的符号组织,揭示全球性话语所附带的权力结构的方法是将其与地方性知识对比^[13]。

(二)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挑战

学者们以知识生产为起点对我国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论述。相关论述非常丰富,本文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述进行回顾。

1. 知识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知识生产内容方面,洪大用指出知识主体存在主体性意识不强,对西方学者的研究亦步亦趋,对中国实践的关注度不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念缺乏深入认识等问题^[7];在

知识来源和生产方式方面,夏锦文与胡锦涛指出知识的本土来源不足,而西方知识体系占重要地位,优秀传统知识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不足,实践性知识缺乏学理性升华;在知识生产技术方面依赖西方,包括西方研究范式较为流行以及尚未形成本土系统性研究方法^[14]。

2. 学术体系方面的挑战

在学术体系方面,解决初期理论引入的不适应性后,当前研究出现了实用性较强但普适性和学理性不足的问题^[15]。贾佳指出,在工具主义的导向下,知识积累被迅速交替的改革议题和以政策主体为代表的“热点”所引导,学者或为标新立异研究较为冷门的领域,从而偏离了知识积累的核心领域,导致难以生发原创性理论和知识体系的碎片化^[16]。现有知识体系积累了较多的事实性知识而缺乏理论抽象,积累了概念性知识而缺乏创造性发展,积累了程序性知识但知识化水平较低,积累了元知识但局限于原有的认知和思维框架^[16]。学术社区的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应用和评价体系不健全^[7]。

3. 学科体系方面的挑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科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学习苏联期(1949—1960年)、调整恢复期(1961—1977年)、全面发展期(1978—2005年)以及强化提升期(2006年至今)四个阶段^[17]。第一阶段主要挑战是学科体系中“没有专业”的问题,第二阶段主要挑战是专业体系的“数量多”“划分过窄”的问题,第三阶段针对本科和研究生学科专业体系未实现分离的问题,第四阶段则以实现“交叉融合为特征的布局方案”为主要挑战。除学科体系布局外,在学科体系内部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有的学科的知识积累依赖于西方文本,短时间内积累起了学科的基本概念、理念和理论,形成了“快餐式”的知识积累方式^[16]。

(三)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

相较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与挑战的论述,近年学者更多从总体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三大体系”的构建出发对自主知识体系进行论述。

在构建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方面:一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来源,“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1],学者指出应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提炼概念^[18],在经典中寻求原创性理论^[19];二是知识生产的路径,可根据知识类型分为思辨式研究、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应重视经验研究,生产以中国为观照的知识^[20,6],在跨学科的视野下推进新方法的应用和转型^[18];三是对于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和反思性,通过聚焦核心问题、明确研究主体、厘清学科边界保持学科研究的主体意识^[21],通过反思现有知识体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交流中确立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建构自主知识体系^[22]。由于受到西方知识体系较深的影响,在实现自主知识体系时需要反思西方知识体系发展的历程,将西方学科体系看作是一种有限普适性的地方性知识,提高实践的地位,在实践中建构理论^[23],打破知识普适标准的神话。

对于“三大体系”的构建来说,学者认为在学术体系方面应构建理论知识体系、历史知识体系、方法知识体系和应用知识体系四大支柱,秉持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24]。在学科体系方面应该在宏观层次构建理论学科,中观层次构建分支学科,微观层次应用学科逻辑方法^[25],追溯知识的实践本源,强化核心知识与系统建构,激发知识主体的学科自觉^[16]。加强交叉学科发展,培养跨学科人才、建构交叉学科体系^[6],不局限在某一学科、领域和层次内,构建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22]。在话语

体系方面,学者认为话语权问题是学术创新和被学术共同体承认的问题,并从学术创新的角度归纳出三种获得话语权的途径:一是用中国原创性概念解释中国社会事实;二是基于中国事实,融汇中西概念进行解释;三是利用中国事实拓展学术界已有的概念^[26]。此外,拥有学术权威、产出学术名作、形成理论或学派、发展被广泛认可的概念和范畴^[24]才能构建自主的话语体系。

(四) 文献评述

从科学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的角度来看,知识体系不仅是理论的集合体,更是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结构^[27]。知识体系强调知识的生成过程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当立足于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背景。自主性并非仅仅是脱离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而是通过与本土实践相结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结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构建过程,并非仅仅是学术讨论的结果,而是通过实际的学术实践、政策导向和社会需求共同推动的产物。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体现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过程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换言之,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性和历史性决定了其必须从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成,而非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知识范式。

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提示我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挑战并不仅仅在于外来知识体系的冲击,更在于如何在本土实践中生成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这包括对现有知识生产模式的反思,尤其是对以往依赖西方知识体系的方式的批判。正如文献回顾中提到的,中国部分学术界对西方研究的依赖,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问题在于知识体系的实践性不足,知识生产未能充分回应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知识体系的生成还强调知识生产的社会性,即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和社会需求的重要性。当前知识体系的挑战之一在于如何将知识生产与中国实际社会问题紧密结合,特别是在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中,避免知识的碎片化和过度依赖外来理论的现象。知识体系的构建应更加注重实践的指导作用,知识应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并在具体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知识。在探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时,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强调了知识的生成与应用是一个历史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不仅体现在知识内容的独立性上,更体现在知识生产的过程、方法和目的的自主性上。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提炼概念,并在社会实践中验证和发展。

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必须强调知识的实践性。科学实践哲学主张通过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驱动知识的创新,而非仅在理论上进行推演。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学术上的任务,更是实践中的挑战。中国学者应当在本土实践中生成新的理论,发展新的学科,并形成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话语体系。

二、实践、历史和自主:一个分析框架

(一) 知识体系的三个维度

科学实践哲学为我们理解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理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实践、历史和主体三个维度出发,综合考虑知识体系如何在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中,通过主体的自主选择和创新,生成和发展出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这些维度揭示了知识体系的生成、发展和验证的逻辑,提供了理解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

实践维度指的是知识的生产和验证根植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科学实践哲学强调,知识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推导中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技术环境中通过具体的实践过程生成的^[27-28]。知识的地方性(locality)强调所有知识都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情境中产生的,具有鲜明的实践背景和条件^[9-10]。实践维度不仅关涉知识的生成过程,还涉及知识在实际应用中的检验和调整,知识只能通过实践来理解^[29]。在实践中,知识不断接受检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或应对新挑战来证明其有效性或暴露出其局限性,从而推动知识的进一步发展。若过分追求科学化而丧失实践的传统,将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割裂^[23]。

历史维度揭示了知识体系在历史背景下的演变过程,强调知识的生成和发展深深嵌入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中^[13,30]。知识体系从来都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知识体系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社会结构、技术条件、社会事件等。历史性使知识体系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也使知识体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需求和意识。从知识生产的历史情境中理解知识,不同的人们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具有普遍性的现代科学^[30-31]。

主体维度关注知识体系的构建主体,即知识的生产者和应用者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基于自身的需求和目标塑造知识体系。主体维度强调知识体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涉及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知识生产主体的选择自主性,即如何根据自身的需求和问题选择研究对象和方法;二是知识评价主体的独立性,即如何制定和运用适合自身实际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以有利于增强知识体系的独立性和适用性;三是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性,意味着整个过程能够在本土背景下相对独立进行,不受外部干预。

(二) 三个维度之间的关联

知识体系的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构成了知识体系的分析框架。实践维度作为知识生成和验证的基础,与历史维度和主体维度紧密互动,共同推动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实践维度是知识体系的核心基础,知识的生成、验证和发展都离不开具体的实践活动。通过实践,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被验证并得以发展。实践不仅是知识的源泉,也是知识体系持续演化的动力。在实践中,知识不断接受现实世界的挑战,通过实际应用和反馈过程得到验证或修正,从而有利于提高知识体系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历史维度提供了实践的背景和框架,决定了知识生产的方向和内容。历史事件、文化传统、技术进步等历史因素直接影响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历史背景不仅塑造了知识体系的内容,还影响了知识体系的结构和生成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知识体系的重心、方法论以及价值取向都会有所不同,历史背景为这些变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

主体维度则强调知识生产和应用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知识体系的主体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在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主体通过自主选择研究对象、创新研究方法、制定评价标准等方式,使知识体系具有自主性和独特性。主体的自主性还体现在如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交流与竞争,如何在与其他知识体系的互动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创新性^[32]。主体维度强调知识体系的文化嵌入性,即知识生产和应用必须反映和服务于主体自身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有利于知识体系的现实相关性和文化适应性。

上述三个维度互相关联。实践为知识的生成和验证提供基础,历史背景则为实践活动设定了

框架和条件,而主体通过自主选择和创新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应用。知识体系在这三个维度的互动中得以生成、验证和发展,形成具有独特性和自主性的知识框架。

(三)对知识体系自主性的进一步剖析

知识体系的自主强调知识主体在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基于自身的文化、历史和现实需要进行定位和创新的能力。自主性强调了知识创造和应用过程中独立性和相互依存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可以从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知识评价的自主性以及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生成过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知识生产的自主性

知识生产的自主性指的是知识主体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能够独立决定研究方向、选择研究方法,并结合当地需求和文化背景,创造出符合自身社会条件的知识体系的能力。知识生产的自主性是知识体系自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知识创造者和实践者在知识生成过程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的全球流动加剧了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差异性需求。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拥有知识生产的自主性意味着该社会能够在全球知识体系中保持独立的创新能力,而不完全依赖外来知识体系。这种自主性通过独特的知识体系反映了社会对自身文化和历史的尊重,同时也有利于满足本土需求。具体而言,知识生产自主性包括具备自主选择研究议题、自主开发研究方法,以及自主创新理论框架的能力。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还涉及社会结构与知识主体之间的互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性不仅是个体研究者的行动自由,更是社会集体通过制度和政策支持保障知识主体独立性的表现。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能够激发知识创造的多样性,从而形成更加丰富的知识体系。

议题选择的自主性指的是知识创造者能够根据自身学术兴趣、社会需求和文化背景,自主确定研究方向和议题。这种自主性允许研究者探索符合本土需求和学术发展方向的研究主题,而不被外部压力或主流趋势所左右。自主选择研究议题对于促进学术多样性和创新至关重要,有利于研究者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和社会需求出发,提出独特的研究问题并探寻新颖的解决方案,使知识生产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

研究方法的自主性指的是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知识群体能够独立选择或开发适合特定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这种自主性允许研究者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问题的需求,调整现有的研究方法或创新研究技术,更好地捕捉和解释研究现象。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不仅需要应用知识体系内外现有方法,更需要探索和发明更适合研究现象的新方法,这种自主创新对于推动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至关重要。自主选择研究方法有利于保障研究的科学有效性,更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和社会背景。

研究成果应用的自主性则涉及研究者能够独立决定如何将其知识生产的结果应用于实践。这包括知识的传播、技术的转化以及社会政策的制定等多个层面。研究成果应用的自主性有利于研究者根据社会需求和研究背景,自主决定知识的应用方向和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生产的社会效益。研究成果的自主应用对于保持知识生产的独立性和实际效用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利于避免外部干扰或商业利益对研究成果的歪曲或误用^[10]。在技术创新领域,中国研究者自主开发的技术成果不仅推动了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显著的竞争优势,这体现了知识

生产和应用自主性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

2. 知识评价的自主性

知识评价的自主性指的是知识主体能够根据本土需求和学术目标,独立制定知识评价标准和方法的能力。这种自主性有利于知识在生成、传播和应用过程中,根据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进行评估,不被外来标准所支配。知识评价的自主性也是一种权力结构的体现,反映了学术共同体在知识领域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通过自主的知识评价体系,知识主体能够强化本土知识的地位,有利于不同类型的知识都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获得公正的评价。知识评价的自主性对于维护学术独立性、促进本土知识的发展以及提升知识体系的整体有效性至关重要,包括评价标准的自主性、评价方法的自主性和评估结果的自主性。

知识评价标准不仅是已有知识的评估工具,也是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直接影响知识生产的方向和未来发展。评价标准的自主性意味着知识体系内部能够形成与自身需求相一致的标准体系,从而引导知识生产朝着符合本土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向前进。自主知识评价体系有利于保障评价过程的公平性和适应性,避免在全球知识交流中被外来标准所淹没或忽视。我国建立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AMI)就是一种本土化的知识评价工具,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对本土化评价体系的需求,有利于增强知识评价的自主性。

评价标准的自主性指的是知识群体能够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学术需求和社会目标,自主制定和选择知识评价标准。这种自主性使实践者能够制定与其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相一致的评价指标。知识社区通过独立设定评价标准,更好地反映学科的独特价值和研究重点,避免外来评价标准的片面性和不适应性。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学术界的评价标准(如SCI、SSCI等)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国际学术评价体系,这些标准往往重视定量指标,如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但是这种标准可能无法充分反映某些领域(如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贡献。因此,知识体系中评价标准的自主性尤为重要,它能够根据当地学术和社会需求制定更为适宜的评价标准,从而提高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评价方法的自主性指的是知识主体能够自主选择和创新评估方法,更好地适应研究领域的特定需求。这种自主性意味着研究者根据被评估知识的特点调整现有方法或开发新方法,从而保障评估的科学有效性和现实适应性。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主流的量化评估方法可能无法完全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在涉及文化、历史和社会复杂性的领域。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发展适合本土的质性研究方法,以更好地捕捉和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评价方法的自主性不仅能够应对新出现的挑战,还能够推动知识领域的创新与发展,适应其不断变化的背景和需求^[33]。

评估结果的自主性涉及知识群体能够独立解释和应用评估结果的能力。这种独立性对于保持评估过程的客观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研究者应当具备根据其具体的研究背景 and 需要,独立分析评估结果的能力,并在不受外部压力或偏见的影响下进行评估。在国际合作项目中,特别是在跨文化或跨国界的学术合作中,评估结果往往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保持评估结果的解释和应用的自主性,可以避免因外部标准或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导致的结果扭曲。此外,根据本土情况灵活应用评估结果,研究者可以将评估结果应用于政策建议、社会改革和文化建设等方面,从而实现知识评价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3. 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性

知识体系的构建包含了知识生产和知识评价的交互作用,以及知识的传播和应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知识的创造、评价、传播和再创造,是一个动态的循环系统。知识体系的构建是知识体系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关键。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过程要求知识主体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创新活力和独立性,不断地通过自主研究、批判性评价和社会应用来更新知识体系。这种生成过程体现了知识体系对外部知识的吸收与内化,以及对内部知识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在全球化的学术环境中,外来知识和标准往往占据后发国家知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一个国家或地区若想在知识体系中保持其独特性和竞争力,必须具备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性。此外,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性还需要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之间形成紧密联系。在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中,知识的生成过程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结果,更是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有机联系有利于知识体系在社会变革中保持有效性和适应性。

知识创造的自主性是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知识创造的自主性意味着研究者能够自主选择研究议题、制定研究方法,并根据本土需求和文化背景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这一过程需要研究者充分理解本土社会的实际需求,并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已有的知识和资源,发展适合本土应用的新的知识体系。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成就,如航天技术、人工智能和绿色能源等,正是知识创造自主性的体现。这些创新不仅适应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提升了中国知识体系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地位。

知识传播与再创造的自主性则是知识体系持续发展的动力。在知识传播过程中,自主性有利于知识在本土社会中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并通过与实际需求的结合不断再创造。知识传播的自主性要求构建本土化的传播渠道和平台,使知识体系能够与社会各界保持互动,从而推动知识的社会化应用和扩展。再创造的自主性意味着知识体系能够在传播和应用过程中,根据社会反馈和需求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和创新。通过自主知识传播和再创造,知识体系能够不断更新和发展,保持其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和适应性。中国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中,通过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链,这一过程展现了知识传播与再创造的自主性。

知识体系构建的循环系统体现了知识生产、评价、传播和再创造的互动关系。在这个动态的循环过程中,知识生产为知识体系提供了新内容,知识评价有利于内容的质量和适用性,而知识传播与再创造则使知识体系能够不断适应社会变化并推动文化发展。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性有利于这一循环系统在本土背景下自主运行,不依赖于外部知识权威或标准。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体系不仅能够满足本土社会的需求,还能够通过创新和传播影响外部世界,实现本土与全球知识体系的双向互动与融合。

三、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过程

回顾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发展过程,有利于梳理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体系实现自主性的环境和路径,为当代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历史性参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涉及知识创造、知识传播与再创造,以及知识体系的动态循环系统。这些方面共同推动了知识体系的自主发展。

(一) 知识体系自主化过程

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化过程反映了知识创造者和实践者在知识生产、传播与再创造,以及知识

体系循环过程中的独立性和自决性。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可以通过一个包含多个阶段的逻辑过程来理解,每个阶段都代表了知识创造中更深层次的独立性和自我组织。

第一阶段,经验性知识的生成。在这一阶段,知识的创造主要基于本土实践经验的积累,形成了独立但不成体系的经验性知识。这些知识虽然零散,但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反映了本土社会对自然与社会的早期认知。这一阶段的知识创造往往基于本土的需求和环境特点,独立于外部影响,奠定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第二阶段,外部知识的引入与初步传播。随着外部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引入,知识体系进入了传播与初步再创造的阶段。通过引入外部知识,实践者在这一阶段逐步建立了与外部知识体系的互动渠道,并开始对引进的知识进行初步本土化改造。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尽管引进知识推动了短期的发展,但也确立了对外部知识来源的依赖,限制了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与再创造能力。第三阶段,附属(边缘)知识的生产与再创造。随着体系内成员消化和吸收外部引入的知识,他们开始生产附属或边缘知识。这些知识虽然仍依赖于外部基础知识,但通过再创造的自主性,逐步形成了适应本土需求的知识形态。这一阶段的知识传播与再创造是自主性的初步体现,标志着向更成熟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渡,有可能发展出独特的知识框架和再创造能力。第四阶段,知识的地方性与循环系统的形成。随着知识的积累,实践者开始认识到通用知识标准的局限性,并批判性地审视如何根据当地情况调整和再创造知识。这种对知识地方性的认识促使知识体系构建逐步进入一个动态循环系统,知识体系不仅更具包容性,也能够反映文化多样性和地方实践的独特性,知识的生产、评价、传播和再创造在这一系统中相互作用,不断调整和优化知识体系,使其更具适应性和创新性。第五阶段,核心知识的独立构建与循环系统的自我完善。在知识体系自主化的最后阶段,知识创造的自主性达到顶峰,表现为核心知识的独立构建。这种开发原创知识的能力是知识体系自我更新和循环系统自我完善的关键。在这一阶段,知识体系能够独立地生成和优化核心知识,并在全球知识网络中具有独特性和竞争力。通过自主构建核心知识,知识体系能够更好地整合和优化资源,增强其系统性和完整性,不仅有利于加强知识体系自身,也有利于推动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创新发展和广泛应用。

总之,自主性是知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通过遵循从经验性知识的生成到核心知识独立构建的逻辑过程,知识体系得以在知识创造、传播与再创造以及循环系统的互动中不断发展。这一自主性对于知识体系在应对当代挑战中保持创新活力和独立性至关重要。

(二)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

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化历程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互作用下逐步形成的。这一历程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与政治变迁,还体现了在面对全球学术潮流冲击时,如何通过知识创造、传播与再创造,以及知识体系的循环系统,逐步建立起具有自主性和适应性的知识体系。

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奠定了中国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基础。早期的知识创造主要依赖于本土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逐步形成了以儒家、道家、佛家为代表的知识体系。这些体系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也在知识传播和再创造的过程中不断调整 and 适应。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是知识创造自主性的早期体现。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流派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纷纷出现,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它们反映了社会对不同治理模式和伦理观念的探索。这一阶段的知识创造是自主性的,不依赖外部影响,奠定了中国知识体系的多样性和独立性。汉唐时期,儒家思想逐步制度化与传播自主化。随着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知

识体系的传播与再创造进入了新的阶段。儒家思想不仅在学术领域得到推广,还通过科举制度深入社会各阶层,形成了制度化的知识传播渠道。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与其他思想(如佛教、道教)互动,展现了知识再创造的自主性。

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知识体系自主性转型,知识体系自主性面临挑战。20世纪初,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对知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知识体系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来思想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西方思想的引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儒家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推动知识体系的现代化。这一时期,知识创造的自主性表现为通过引入外来思想并结合本土实际需求,形成新的知识范式,如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知识体系的再创造自主性进一步体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本土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思想体系,如毛泽东思想。这一过程展示了知识体系在面对外来思想时,通过再创造保持自主性的能力。

中国当代社会知识体系自主化的发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中重塑自主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知识体系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国家主导模式到多元化与现代化的演变,逐步构建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知识生产与传播高度集中于国家需求。这一阶段的知识创造自主性较低,但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体系逐步放开,开始吸收多种思想流派和科学技术,推动知识体系的多元化和现代化。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知识体系面临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双重挑战。通过坚持自主创新和加强国际合作,中国逐步形成了既具本土特色又能融入全球学术潮流的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创造与传播的自主性不仅得到保持,还通过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历程,展示了知识创造、传播与再创造,以及循环系统的动态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坚持理论框架的自主性、研究议程的自主性,以及在国际合作中的策略平衡,中国逐步形成了具有自主性和全球竞争力的知识体系。这种自主性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多样化,也为全球学术界贡献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和智慧。

四、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环境与路径

(一) 发展环境

全球化促进了国家、文化和学术界之间信息、思想和技术的快速交流,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现代化叙事。全球统一的现代性叙事框架以西方经验和意识形态为基础,将进步、发展和现代性的概念标准化和普遍化。这种叙事框架深深植根于全球知识体系,影响着全球的学科、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也对中国的知识体系施加压力,要求其符合通常植根于西方知识传统的全球规范和标准。这在很多时候导致与全球现代性叙事不一致的本土知识、实践和理论框架被边缘化。因此,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可能在全球学术话语中代表性不足或被误解。此外,这种全球叙事的主导地位可能会造成一种知识上的依赖,使本土学者和研究人员不得不采用外国的理论和方法,即使这些理论和方法并不完全符合或解决中国的具体现实问题。这对建立反映中国自身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自主知识体系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障碍。

内部环境中的路径依赖是中国知识体系发展的另一大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知识框架,尤其是在20世纪初西方科学与思想引入后,这种依赖性进一步加

深。在社会科学领域,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学者往往以西方理论为基础开展研究,甚至在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时也常常依赖于西方的分析框架。这种做法虽然方便,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并对知识生产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将限制知识创新的空间。研究者若习惯于依赖既有的西方理论框架,他们在选择研究议题和方法时往往趋于保守,不愿冒险尝试新的理论和方法,难以产生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路径依赖将影响知识体系的独立性。全球知识体系的主导权长期被西方国家所把持,西方学术标准和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际学术交流。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在某些领域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依赖于西方的学术成果进行研究,导致中国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弱,难以输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思想和理论。

外部全球化力量与内部路径依赖的叠加,使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外部环境带来的知识体系冲击要求中国不断调整 and 适应,以保持其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内部环境中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为知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其本土特色,形成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

(二) 发展路径

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史和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为当代知识创新提供重要的启发。通过重新挖掘和整合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在全球化背景下,不仅要吸收外来知识,还应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和思想,通过与全球学术界的互动提升自身的知识生产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首先,必须打破路径依赖,注重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的研究。学者应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推动学术研究从“引进—消化—吸收”转向“创造—输出”。具体而言:鼓励学术原创性,政府与学术机构应加强对原创性研究的支持,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鼓励研究者跳出西方理论框架的束缚,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推进本土化案例研究,推动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立足和聚焦研究的“国之大事”,把握社会生活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24],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文化复兴与传承,积极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与知识体系,将其与现代学术相结合,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支持等。

其次,促进中西方学术交流,在对话中增强自主性。尽管全球化带来了知识体系的冲击,但也提供了中西方学术交流的平台。通过主动参与全球学术对话,我们可以在吸收外来知识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学术话语权。推动双向交流,加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期刊中的参与度,同时也应推动更多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中国问题,以实现知识的双向流动;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建设国际化的学术合作网络,鼓励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项目,通过合作研究,推动中国学术思想在全球的传播与认同;创建国际学术期刊,设立有全球影响力的中文期刊,鼓励发表具有原创性和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逐步提升中国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话语权。

最后,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全球传播。要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积极推动本土知识的国际化传播。建立国际传播渠道,通过出版英文版学术专著、创建多语言学术网站等方式,向全球推广中国的学术成果和思想理论;加强国际文化交流,通过举办国际文化论坛、展览等方式,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体系的结合,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知识体系的认同感;培养国际化人才,加强对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人才的培养,使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发声,推动中

国学术思想的全球化传播。

结语

本文认为需要从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与主体维度加深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解。中国知识体系面临全球化和内部路径依赖的双重挑战,基于本土历史与实践,选择性吸收与创新外来知识构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核心路径。这一路径将促进中国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多样化,为全球学术界贡献宝贵的中国经验和智慧。通过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我国有望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其独特性和竞争力,实现真正的自主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2016-05-19)[2024-08-27].<http://www.nopss.gov.cn/n1/2016/0519/c219468-28361739.html>.
- [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4-07-18)[2024-08-27].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
- [3] 谢立中.探究“三大体系”概念的本质意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2-24(A01).
- [4] 韩大元,姜秉曦.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建构[J].中外法学,2023(4):865-885.
- [5] 郭丹丹.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供给: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座谈会综述[J].教育研究,2023(5):157-159.
- [6] 王鉴.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J].教育研究,2024(6):63-76.
- [7] 洪大用.加快建设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J].社会学评论,2022(6):5-14.
- [8] 余清臣.关系格局中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内涵[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11):20-25.
- [9] TURNBULL D. *Masons, Tricksters and Cartographer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M]. London: Routledge, 2000: 19-53.
- [10] TURNBULL D. *Knowledge Systems: Local Knowledge*[M]//SELIN H. *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Non-Western Cultures*.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8: 1198-1203.
- [11] ACKERMANN R, ROUSE J.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90, 99(3): 474.
- [12] 唐娜·哈洛威. 猿猴、赛伯格和女人[M]. 张君玫,译. 中国台北: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10: 295-325.
- [13]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148-151.
- [14] 夏锦文, 胡锦涛.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思考[J]. 社会科学辑刊, 2024(3): 91-102, 2, 238.
- [15] 李志军, 张毅. 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 必要性、基本框架与主要途径[J]. 学术月刊, 2024(4): 5-15.
- [16] 贾佳. 知识积累与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 基于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J]. 中国高教研究, 2024(7): 12-18.
- [17] 王孜丹, 杜鹏.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科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展望[J]. 科技导报, 2019(18): 60-69.
- [18] 黄新华. 建构中国公共政策自主知识体系: 概念、理论与方法[J]. 行政论坛, 2024(3): 51-57.
- [19] 冯果. 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概念体系的建构[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101-111.
- [20] 何明.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J]. 开放时代, 2024(1): 44-48.
- [21] 胡正荣, 叶俊. 从主体意识到普遍意义: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化路径[J]. 中国编辑, 2024(7): 4-10.
- [22] 刘曙光.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 5-17.
- [23] 孙圣民. 经济学理论、实践与本土化: 兼谈中国自主的经济学体系构建[J]. 经济研究, 2023(12): 185-202.
- [24] 陈光金. 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建设初探[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3(4): 20-26, 155.
- [25] 徐辉富. 实践取向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内涵、目标与路径[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3): 29-34.
- [26] 王思斌. 积极促进我国社会学学术创新和话语能力建设[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 15-18.
- [27] ROUSE J. *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5-157.
- [28] HARAWAY D.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J]. *Feminist Studies*, 1988, 14(3): 575-599.

- [29] LATOUR B.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87.
- [30] 艾尔曼. 科学在中国 (1550-1900) [M]. 原祖杰,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3-32.
- [31] 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 [M]. 3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8-32.
- [32] ZHAO K. China's rise and its discursive power strategy [J].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6, 1(3): 539-564.
- [33] SYLVAN K. On the autonomy of (some) knowledge [J]. *Analysis*, 2023, 83(4): 849-858.

Principles and paths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ZHAO Lianfei^{1,2}, XU Wei²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P. R. 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P. R.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s an indispensable means of developi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of advancing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collates and organiz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knowledge system research in order to elucidate the concept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t then presen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such a system,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al factors that have shaped this system. With the core topic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proposed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rom three dimensions: practice, history and subject. Firstly,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emphasizes that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rooted in specific social practices. It is therefore evident that the existing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cannot be accepted or discarded in its entirety. Instead, it must be tested in practice to ascertain its suitabi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Chinese society. Secondly,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reveals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must be consider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respect these traditions while transforming the system into an independent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through the critical assimil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external knowledge. Thirdly,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considers the independence and distinctiveness of those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within a specific cultural,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This should involve exploring localization pathway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le seeking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lications of knowledge system indepen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knowledge evalu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Furthermore, a model for the evolution of independence in the knowledge system is proposed and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model is offered. Finally, the paper argues that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s confronted with two significant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ath dependence. The cor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s based on local history and practice, breaking path dependence, fostering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accelerating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Key words: China; independence; knowledge system; practical;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 周沫)